

我不想忘记今天的雨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857772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857772>.

Rating:	Teen And Up Audiences
Archive Warning:	No Archive Warnings Apply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崇应彪/殷郊
Character:	崇应彪 , 殷郊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9-04 Words: 1,658 Chapters: 1/1

我不想忘记今天的雨

by [The Great Dickie Agency \(KarlaZeit\)](#)

那天，没下雨。我总记得下了。也许下在梦里。我捧起殷郊的头，刺墨的脸，有我掴击的痕，不明显。这颗头正在迅速萎去，开败的花，我挥砍一下斩掉了它。他很美，可没办法再美下去了。这是殷郊和我在人间最后一面。后来他去了仙宫，我堕入河滩。按说我是要做水鬼，做鱼做饵做浮萍尘沙，姜太公糊弄武王，列张名单，封我做星官，无非驾车驭使金乌；我能做，我能做好。我又梦到了殷郊。

我砍他时候，剑锋削断他头发。满头的乱发。他眉心痣变得猩红，长出第三只眼似的，狠狠瞪着我。我把他断掉的头垫在他仍然蓬密的长发。我衣袖浸满血，他发络让血黏着，梆硬，发烫，死一般的僵。

他法相是他死相：生命流逝灰蓝色的脸，发色赤红如朱砂。我问他：你这样，兄弟，想我再送你一程吗？

他真开了天眼，更不耐烦我。我挑衅：冀州雪崩谁救的你？还我一命怎么了？

他惊讶：不是姬发救的我？

你逗我？姬发忙着给姐己递簪子！我忿忿不平：你开了神通有什么用！心比眼盲，太岁爷，睁眼睛！

他怒发朝天冲，六只手臂擒拿我，将我倒栽葱也似，掣下瑶台。

我边飞边唱：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——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——

遥远哪吒从乾元山金光洞喊话：别唱啦——难听死啦——

我得意极，耀武扬威，绕周天盘旋。天行不息，是我九曜星君分内之事。待我兜转一圈回到昆仑，殷郊现出原形，变回黑色的鸟，正同杨戩谈情说爱。六只眼睛面面相觑，我驾车从他俩中间强行穿过，金乌的火苗点着了殷郊，玄鸟烧起来了！何其盛大，轰轰烈烈！顶着如火的赤红长发，殷郊祭出法相，蓝色巴掌破空扇来，轻松将我拿捏。我又掉下山头，叽里咕噜滚到极乐世界去了。

我在七宝莲池匍匐，假装自己是根残藕。哪吒择我出来：彪子，别装了，金乌泡水，弥勒的池塘变澡堂啦！

我问：下雨没，殷郊掉脑袋那会儿？

哪吒：谁啊，殷郊还卖娥啊？没下！

我回去问殷郊：下雨没，我砍你那天？

殷郊揉我一把：问那做啥，你拉车去——我要调琴了，你不准听。

我抗议：凭啥杨戩能听我不能听！

哪吒抚着哮天，咯咯打鸣：凭他有狗——

在我眼皮底下，殷郊杨戩热烈交流起五音十二律，载歌载舞，琴瑟和鸣。

我狂吠一句国骂：狗不狗啊，什么玩意！

六辔在手，我驱策金乌，周天漫游环行。金乌也是黑鸟，玄鸟也是黑鸟，什么叫门当户对，什么叫比翼双飞——我气不打一处来——殷郊的头当空飞舞，我醒着时候也飞，梦着时候也飞。头发披散下来，缠在我车前的横木。活着时候我很少见他散发。不对，睡觉前后他不束发，有人给他梳头，忙活伺候。肯定不是我。我是让人给我梳头的那个。

我说：殷郊，来给爷梳一个？

我美滋滋等着，不等殷郊答应，我料到姬发听见，上赶着找茬、寻衅，要同我较量。姬发干不过我。西岐的兵器服务于农事，逐兔赶鸟，不比我北地寒冰淬火锻造的弓刀。不是我吹牛，就这八百来人，没谁干得动我。我快手快脚截断姬发后路，拎起西岐男孩后脖颈子，扬手招呼殷郊：要你弟兄活命，过来，给爷磕一个。

结果不外乎我匍匐在殷郊脚下，任鬼侯剑猛戳我毫无防备的脊梁骨。我梗着脖子哈着白气，咧嘴迎受利刃削剔我憨实的皮肉。可殷郊没下狠手。我翻身夺剑，剑到手我挽了个花，反手横在唇上。我亲吻它。

我舌头黏在剑上了。殷郊瞧我狼狈，转头半笑。姬发幸灾乐祸，说鬼侯剑认主，崇应彪你这厮，强夺了去，剑不认你，你倒来个“人剑合一”。人有时候就是剑，反正。

我默念祝祷，愿我们敬爱的武王同志早入拔舌地狱。哪吒纠正我：宗周时期还没有浮屠佛教，顶多进个黄泉地府，哪儿扯的十八地狱？我谄谄干笑。这天下终归是宗周的，是老人的，是骗人的，是坏透了的。我不过占个口头便宜，鬼侯剑不属于我；天下重器，邪乎，弑主。自打殷郊死后，我死掉了，种田的姬发也死了。人总要死，但死的意义不同。殷郊壮烈，姬发圆满，我惨如落水狗。

我又梦到了殷郊。天在下雨，我在砍头。砍之前我猛扇你一嘴巴。兄弟，脸肿了没有？怎么你从头到脚，乱得一塌糊涂？怎么我见你从高位落魄到尘泥，我心里反倒憋闷着一口气不上不下，若非砍了你，只怕我先闷死去？我一刀斩到底，听见非人的声音，从你的腔子我喉管里迸溅生起。我现在是禽兽了，殷郊，你这样美，你的死相成就你的法相，我手起刀落，我反复杀戮。我不想忘记今天的雨。

你不许我像姬发一样，直截了当向你表露情意。我留了你一束头发，系我腰上，后来角斗时候弄掉了。我没有得到庇护和祝福，可我还是救了你的，在雪山脚下。你笑我们北地的猎户不通音律，不管操什么曲，到我这里都听不出差别。我说，有差别啊，新乐我爱听，俗嘛，俗气，转腔拿调，我摇头晃脑。你好弹的都是古乐，我觉拖沓，没劲，那行，你找杨戩玩儿蛋去，爷睡觉，没空搞你。

你同我摔跤斗法，揪着头发一路打到莲池。你散了法相，像捧起花朵，你捧起我的头。你说崇应彪，看好，我送你一朵血染的荷花。我说好，殷郊，我不做你朋友。你把我

心弄乱了，我不想原谅你好吧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